

暴力美学视角下浅析电影《饥饿站台》 中人性的挣扎与救赎

薛秩轩, 李龙翔*

吉林外国语大学, 吉林 长春 130117

摘 要：《饥饿站台》(El Hoyo)是由西班牙导演加尔德·加兹特鲁·乌鲁蒂亚(Galder Gaztelu-Urrutia)执导的一部反乌托邦题材的惊悚、悬疑电影。影片以一个阶级分化严重、资源分配不均的垂直监狱坑为背景,将个体置于极端生存环境中,通过一系列手法将个体的深渊堕落、人性的挣扎与救赎展现的淋漓尽致。本文从暴力美学视角出发,聚焦电影中血腥刺激、暴力冲突等视觉冲击元素,探讨阶级差异如何引发人物的道德冲突和伦理困境。通过对主角挣扎、堕落、觉醒与救赎的历程,深入挖掘影片对人性的哲学思考。

关 键 词：饥饿站台; 暴力美学; 人性挣扎; 人性救赎; 西班牙电影

A brief analysis of human struggle and redemption in the film Hungry Plat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olence aesthetics

Xue Zhixuan, Li Longxiang*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Abstract：El Hoyo (Hunger Hoyo) is a dystopian thriller and suspense film directed by Spanish director Galder Gaztelu-Urrutia. The film takes a vertical prison pit with severe class differentiation and unequal resource distribution as the background, placing individuals in an extrem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showing the abyss of individual depravity, human struggle and redemption vividly through a series of techniq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olence aesthetic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visual impact elements such as bloody stimulation and violent conflict in the film, and discusses how class differences cause moral conflicts and ethical dilemmas of characters. Through the protagonist's struggle, fall, awakening and redemption process, the film deeply explores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human nature.

Keywords：Hungry Hoyo; violence aesthetics; human struggle; human nature redemption; spanish films

《饥饿站台》讲述了一个被管理者美名其曰为“垂直自我管理中心”的垂直堆叠的牢房中,囚犯们依靠每天从上层落下的有限食物生存。顶层囚犯享有优先选择食物权,可以大快朵颐或肆意糟践;而底层囚犯只能吃残羹冷炙,甚至没有食物剩下时,被迫采取极端手段,杀害室友得以饱腹生存。抱有戒烟并获得官方证书的单纯想法的男主角格伦(Goreng)自愿申请入内,起初他试图理解、改变和适应这个监狱制度,但目睹了上层犯人糟蹋食物,下层犯人互相残杀,以及被轮换分配到底层后,险些被室友崔马格斯(Trimagasi)杀害等一系列痛苦经历,他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公残忍、冷酷无情的黑暗循环。最后,他希望通过一己之力改变阶级制度、唤醒复杂沉沦的人性,他与黑人巴哈拉特(Baharat)踏上了一条自我牺牲的道路。影片在高度浓缩的空间布景、明暗交织的视觉风格和暴力冲突的对峙画面中,将暴力美学和人性挣扎与救赎主题完美结合,不仅展现了人在极端环境下的反复挣扎、道德沦陷,也折射了在伦理考验下坚守底线、自我牺牲的人性光辉。

一、暴力美学概述及影片中的呈现

(一) 暴力美学的概念

暴力美学起源于美国,在香港发展成熟。^[1]这一概念最早起

源于美国导演山姆·佩金法在1969年拍摄的电影《日落黄沙》,影片中激烈打斗、枪林弹雨的场面都采用了慢动作处理,使得暴力场景显得更加震撼和艺术化。他由此也被后人称为“暴力美学宗师”。^[2]

作者简介:

薛秩轩(2004-),2022级西班牙语专业本科生,研究方向:区域国别研究;

通讯作者:李龙翔(1995-),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区域国别研究,通讯邮箱:mateitolee@outlook.com。

暴力美学是一种通过视觉、听觉和叙事手法，将暴力与美学相结合的艺术表现方式，强调通过夸张的视觉效果和冲击力来探讨深层的情感与思想内容，在影视文学中被广泛应用，作为一种电影风格和表现手法，是对电影暴力艺术趣味和形式的探索。^[3] 在此类影片中，暴力不仅仅是推动情节走向高潮的工具，还成为揭露主题、刻画人物心理、反映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影片中的呈现

深不见底的垂直监狱坑是电影《饥饿站台》的核心舞台背景，冷色调和低光环境营造出阴暗、压抑的氛围，给观众一种封闭、无尽的压迫感。光影的运用也增强了监狱空间的冰冷感和角色的孤立无援，表现出他们在极端环境下的恐惧与焦虑。简洁重复、昏暗无光的空间设计和每层监狱墙上显眼的数字不仅增加了视觉上的焦虑感，还突显了狱中资源分配的垂直化，符合影片残酷的主题，同时也为影片的深层含义揭露埋下伏笔。

该影片大胆直接、毫不吝啬地呈现犯人争夺食物间打斗残杀的画面和血肉模糊、残肢断臂的血腥暴力场景，通过视觉冲击让观众直面极端环境下人性的残酷。比如两人被分配底层，崔马格斯为求饱腹生存欲杀害格伦时，疯女人米哈鲁（Miharu）出手相救，将崔马格斯一刀反杀、刺中要害。格伦在生命被威胁的情况下最终意识到崔马格斯的虚伪邪恶，后又连刺几刀，鲜血喷涌而出。满屏的鲜血红色极力渲染一种冲突爆发的紧张气氛，此刻鲜血、虚伪、绝望等负面词汇频繁地出现在观众的思绪之中，对观众具有极大的冲击力。色彩是一种极具表现力的视觉语言，能够起到调动情绪的作用，利用其自身的表现力和象征意义，有利于人物心理情感在影片中得到更好地表现。^[4] 导演通过鲜明的色彩对比、特写镜头、慢镜头等形式化的处理，使暴力场面呈现出一种“美”感，虽然场景残酷，却让人无法移开目光，为视觉美学而服务。该影片通过对视觉暴力、阶级冲突以及反乌托邦式的暴力救赎的描绘，将暴力美学提升到一个反思人性和社会的高度，使观众在直面暴力的同时思考其背后的深意。

二、《饥饿站台》中的人性挣扎与道德深渊

（一）阶级对立与人性冷漠的困境

电影中监狱管理者每月将各层囚犯随机分配、调换至不同楼层，这意味着起初还在上层肆意享受、破坏丰盛食物的囚犯，可能下月便会被分配到底层，面临饥饿至死的绝境。影片中的这一设定打破了传统的阶级固化主题，实现了阶级的流动，它似乎给每个人提供了公平的机会，构建出一个表面美好的乌托邦式囚牢。^[5] 但崔马格斯曾对初入监狱的格伦说过这样一句话：“显而易见，下面的人很快就会变少。”在格伦试图挑战监狱的阶级制度，劝诫其他犯人一起自发性团结时，他又说：“别跟下面的人说话！——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下层；上面的人不会回答你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上层。显而易见。”这些话表达了他对固有偏见和阶层壁垒的认同与内化。他的解释直白又无情，揭示了阶级社会中人性的冷漠与疏离：在他看来，不同阶层的人既没有沟通的动机，也不具备共同的立场。他的态度显示出一种

极端的功利主义和对阶级差异的彻底接受，认为只有服从现有的阶级秩序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这种冷酷的认知，既反映了他对残酷现实的无奈妥协，也深刻展现了暴力美学中的人性堕落，即在极端环境中人们自我隔离、彼此防备的扭曲生存逻辑。

影片最初，格伦并不理解崔马格斯说“我们会相处很久，又或许不会，谁知道呢”这句话的含义。但当两人被轮换到171层时，崔马格斯虚伪的嘴脸徐徐展现在观众眼前，层层递进的情节也解开了那句话的谜团。这些发人深省的台词无不映射出现实社会的阶级分化和道德沦陷。崔马格斯的话语似乎是对人性冷漠、阶级对立的变相控诉，却又揭示了个体人性挣扎在群体道德深渊下的无能为力。

（二）伊谟吉里的理想幻灭与自我牺牲

影片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曾经为监狱效力25年的伊谟吉里（Imogiri）出于对系统的愧疚、失望，同时癌症临头、无惧死亡，自愿进入监狱。她自诩作为管理者，监狱系统是合理的、资源分配平均的，甚至认为囚犯们能够通过自发团结协作实现自给自足。起初她用平均分配食物的行为尝试呼吁影响其他囚犯，结果面对的却是早已陷入道德深渊的人们的不满与漠视。影片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她被分配到202层后，作为“监狱坑”曾经的管理者，她对狱中的水深火热、残酷冷漠丝毫不知，甚至不知道在200层以下还有无尽的深渊。在认清现实后，伊谟吉里绝望地结束了生命，最终她也沦为这个残酷系统下的牺牲品。

（三）生存焦虑下的道德沦丧与人性堕落

疯女人米哈鲁杀死了伊谟吉里带进来的狗拉姆西斯二世，这也是驱使伊谟吉里走向悲剧的成因之一。出于对资源的极端占有和生存本能的驱使，米哈鲁一直独自为生存而战，失去女儿精神失常的她不信任周围任何人，也不相信人性救赎的存在。处于一种严重的生存焦虑、自我挣扎和对他人的敌意之中，在资源匮乏、处处危险的极端情况下，她将拉姆西斯二世视为竞争资源的威胁。因此，她杀死了伊谟吉里唯一的精神寄托。这一举动不仅暴露了她扭曲的生存观，也反映了暴力美学下的人性深渊，即在极端条件下，为了生存而完全失去对他人和弱小生命的怜悯。

三、极端环境下的救赎与人性光辉

（一）格伦与巴哈拉特的双向救赎

电影中救赎的萌芽起始于主角格伦救下黑人巴哈拉特后的道德觉醒。巴哈拉特是一个有虔诚信念的人，一心想要离开监狱的深渊，以至于他轻信楼上犯人可以把他们拉出监狱。结果当他试图用绳索向上攀爬时，却遭到上层囚犯的侮辱与攻击，他险些摔落之时格伦及时出手相救。

起初，格伦自愿进入监狱，并试图在这个充满暴力与冷漠的环境中寻找到生存之道。尽管在经历了多个不同的楼层和残酷的生存规则后，他仍然带有一丝理想主义。然而，这一想法在他周围人的冷漠中逐渐被瓦解，直到遇到巴哈拉特，他才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二人一起踏上了挑战监狱和人性的道路。在与格伦的接触中，巴哈拉特逐渐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为了逃离监狱，更

是为了帮助格伦传递一种新的信念。格伦的理想主义在巴哈拉特的勇气和信仰中得到了新的支撑，而巴哈拉特也从格伦那里学到了与绝望斗争的意义，不再只是盲目地逃离，祈求上帝。

在电影的尾声，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逐渐实现了自身在极端环境中的价值，武力对抗可以取得胜利，但是人性的黑暗是难以凭借武力战胜的。^[6]但他们依然与人性中黑暗面对抗，他们共同意识到此番行为所承载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个体的生存，成为了希望的象征。他们高尚的精神紧密相依，使得他们的救赎不再仅仅是个体的自我觉醒，而是对彼此人性光辉的共同发现与认可。

（二）智者指明方向

电影中，智者是在残酷环境中仍然保持清醒和理智的存在，他的出现为格伦与巴哈拉特的反抗之路提供了方向和策略。他告诉他们：“用一道菜，一个符号，一道美味的精心摆盘的菜，要完好无损的运回0层。”^[7]即以食物的象征性传递来实现阶级之间的微妙平衡的反抗，这使得他们的反抗之路不再是盲目的以暴制暴，而变成了一次具有深刻意义和影响力的集体反抗行动。

“想象一下这样一道菜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会是什么表情，那时他们就会收到你们的信息——意大利布丁。好好看看这个意大利布丁，就像你们的生命拴在了上面。”^[8]智者向他们指出，只有传递一种象征性的“完好无损的意大利布丁”到最高层，才能真正表达出囚犯们的反抗态度，才可能实现阶级之间的团结。一个完整无损的食物，意味着囚犯们在极端环境下的合作与克制，凸显出他们不再为个人生存而打斗争，而是一个更具象征性的、试图打破阶级体系的“反抗之举”，从而赋予了他们行动更深层次的意义。

（三）人性光辉的象征

1. 《堂吉珂德》

《堂吉珂德》这本书对主角格伦具有特别的意义，是他唯一带进监狱的东西，书中理想主义的象征力量赋予了他挑战制度、自我牺牲的勇气。^[9]小说《堂吉珂德》讲述了堂吉珂德渴望通过冒险与勇敢的行为去保护弱者，追求正义，并试图改变充满不公和冷漠的现实，即使这种追求被世人视为荒诞之举。这种理想主义精神与格伦在监狱中的境遇形成了共鸣：尽管身处阶级压迫与生存绝望之中，他依然渴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周围的环境，拯救道德的沉沦，唤醒人性的良知。

《堂吉珂德》是格伦在绝望环境中依然保持信念的精神指

引，虽然书中堂吉珂德的荒诞行为在现实几乎不可能实现，但他的骑士精神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赋予人们对正义和善良的美好幻想。格伦试图挑战阶层固化的系统，通过食物的公平分配来实现阶级间的团结与救赎。这种理念与书中堂吉珂德所信仰的骑士精神一样，都是一种“拯救世界”的理想主义信仰。电影尾声，格伦最后把象征救赎的“意大利布丁”送至顶层，与巴哈拉特一同踏上了自我牺牲的道路，这种行为充满了堂吉珂德式的悲壮之举和奉献精神，是电影对人性挣扎与救赎的重要体现。

2. 最底层的女孩

监狱最底层女孩的存在，象征着一种未经人性复杂、世俗污染的纯洁。她生活在监狱的最底层，远离人性堕落的腐化层级，与上层的自私冷漠、下层的饥饿暴力形成鲜明对比。她的出现打破了影片中阶层割裂与人性堕落的绝望主题设定，使得格伦的救赎行动具备了更深层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结尾处并未明确格伦是否带女孩成功达到顶层，这暗示了人们对救赎与希望的追求可能永无止境，也可能被无尽的黑暗深渊所吞噬。这种开放式结尾增加了救赎意义的复杂性，体现出人性与社会问题在现实中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留给观众无限遐想。^[10]女孩的出现虽然代表着希望，以及人性尚存的救赎机会，但外界等级森严的统治也使得格伦努力的结果变得不确定。这种结尾模糊了拯救与绝望的界限，促使观众在影片结束后，仍不断思索救赎的可行性与现实意义，从而达到深层的情感和思想冲击，也使得人性光辉在极端环境中的未来成为永远开放的议题。

四、结语

在《饥饿站台》中，暴力美学是一种视觉冲击的呈现，是直观反映人性深渊与救赎可能性、揭示人性复杂性的关键手段。影片通过极端的阶级对立和暴力血腥的冲突，将囚犯置于绝境中，逼迫他们展现自私、冷漠、屈从与反抗等复杂的人性面。格伦和巴哈拉特的反抗，以及最终象征希望的女孩，构成了在黑暗中追寻光明的隐喻，将尾声推向了对人性之善恶交织的高潮。影片以留白的方式，不断叩问人心：在深渊中，人性是否仍留有一丝温存？最后的留白仿佛在提醒观众，即便在无尽的黑暗中，也有一丝希望与光明，等待着人类被挖掘的良知。

参考文献

- [1] 郝建. “暴力美学”的形式感营造及其心理机制和社会认识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05, (04): 1-7+106.
- [2] 林嘉颖. 暴力美学风格下女性主义的表达与转变——以《杀死比尔》《无耻混蛋》为例 [J]. 戏剧之家, 2020, (33): 150-151.
- [3] 王丹. 浅论暴力电影中的暴力美学 [D]. 中国美术学院, 2012.
- [4] 张进. 电影中色彩在心理层面的象征与表意 [J]. 新闻研究导刊, 2020, 11(01): 59+74.
- [5] 何霞.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西班牙电影《饥饿站台》评析 [J]. 视听, 2021, (08): 56-57.
- [6] 刘雅倩. 多重艺术元素之下的《饥饿站台》[J]. 电影评介, 2021, (03): 39-42.
- [7] 全思思. 暴力美学视角下国产电影色彩研究——以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为例 [D]. 湖南：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8] 王国晋. 暴力美学视域下的当代工笔花鸟画创作研究 [D]. 湖南：湘潭大学, 2020.
- [9] 蔡峰. 暴力美学视域下的散打运动研究 [D]. 甘肃：西北师范大学, 2016.
- [10] 李林英. 吴宇森电影中的暴力美学研究 [D]. 河南：河南大学, 2023.